

鯨墳島歷險記

伊安·卡麥隆著 李冠譯



鯨墳島歷險記

伊安·卡麥隆著

李 芃 譯

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內 容 簡 介

「鯨墳島歷險記」是英國作家伊安·卡麥隆的作品，為近年一部比較出色的驚險小說，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，和路狄士尼公司改編拍成電影「火山飛船探險記」。

這本小說描寫幾個人到北極找尋一個鯨墳島，發現了一種黃髮愛斯基摩人，是古代挪威維京人的後代，黃髮人與世隔絕，不准外人進入鯨墳島，因而衍出無數驚險曲折的情節。這是一本益智的優秀讀物。

鯨 墳 島 歷 險 記

伊安·卡麥隆著

李 芃 譯

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香港北角丹拿道52號2樓

培基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

1982年4月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錄

一	失蹤，相信已經身亡	一
二	鯨墳島的傳說	一一
三	飛向北極	二六
四	進入未知世界	三八
五	「我們被監視啦！」	四六
六	死亡信號	六三
七	鹿走的霧谷	七七
八	黃髮人的村落	八七
九	逃出魔掌	一〇六
十	最後的維京人	一二〇
十一	地獄之口	一二九
十二	被困地下河	一四一
十三	「他是我的！」	一五二
十四	地獄守護神——殺手鯨	一六四
十五	最偉大的愛	一七四
十六	重返人間	一八六

一 失蹤，相信已經身亡

我跟盧斯船長和他的朋友蘇默維教授的結識，純屬極偶然的事。

那是四月中旬，我乘海輪回北方捕鯨站去，在途中發現同船有兩個古怪的人物。

我說他們古怪，那是因為在開往北方捕鯨站去的海輪上，大多數乘客都是些水手、捕鯨手或到北方去做生意的買賣人，因為他們到捕鯨站所在的彭禮敦港，總能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的。

因此盧船長和蘇教授在這些旅客當中，就顯得與眾不同，十分突出，一眼看去，就知道他們絕不像是去找活幹的人。他們衣着光鮮，一表斯文，言談舉止也與我們這些大老粗截然不同。

我在北極捕鯨船當了幾十年捕鯨手，現年已五十歲，見的世面多了，閱人已深，一眼就看出他們不是我們這路人。但由於好奇，我去把旅客名單找來查看，這才發現盧斯原來是一個船長，蘇默維竟是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教授。他們所訂的船票，終點卻是彭禮敦港。真奇怪，他們到底為什麼跑到這偏遠的北方來呢？他們跟捕鯨業是完全沒有一點兒關

係的，總不會是來參加捕鯨隊的吧？

盧斯船長看上去四十出了頭，身材高大魁偉，虎背熊腰，一頭深色的黑褐頭髮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樣子嚴峻，長得相當帥。

他有一種相當奇特的習慣，就是每逢跟人談話的時候，總是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別人。叫人很不好受，我相信假如對方是個女人的話，準會被他盯得臉紅耳赤，怪難為情的。這種習慣使我覺得很像某一個我過去熟悉的人，但是一時之間，我又想不到底像誰，反正很像某個我頂熟悉的人就是了。

至於另一位，那個大學教授蘇默維，年紀比盧斯稍為年輕一些，個子高瘦，文質彬彬，一副學究模樣，沉默寡言，像一個長年累月生活在書齋中埋頭故紙堆的人物。但這樣兩個人卻作伴同行，不真是一對怪人嗎？

我是想也想不到，我今後的生活，竟會跟這兩個怪人搞在一塊，無法分開的。假若我當時不那麼好奇的話，我會在海上渡過一生，絕不會像後來那樣，這不是緣份嗎？

那天下午，海上刮起風浪，船晃得特別厲害，甚至連最頭強的捕鯨手，在顛簸了兩個鐘頭後，也都躲進臥艙去了。當晚餐時，餐廳裏差不多空了，只有我、盧斯和蘇教授三個人，於是很自然地就湊成一桌吃晚飯。

吃飯時我跟蘇教授聊起天來，我自然三句不離本行，盡談些北極的風光，可是，使我吃驚的是，蘇教授對北極了解得並不比我差，他甚至還能指出北極有一種像蝴蝶般美麗的花，但這種花很短命，開後不久就凋謝，我這老北極竟然完全不知道呢！接着我們談起捕鯨的事來了。

我自誇地說：「談到捕鯨，我羅吉士當了幾十年捕鯨手，肯定比你們內行的！」

盧斯在我們談話時，他一直都一聲不響，但這時卻突然彎過腰來，直勾勾地盯住我，很嚴肅地問道：「對不起，你的名字真是叫羅吉士嗎？」我說一點也不差。

盧斯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問過後，又不再出聲了，不過，我注意到他悄悄地和蘇教授交換了一下眼色，這使我相當不痛快，不知道他們到底想搞什麼鬼。

喝完了咖啡後，我本想告辭回自己的臥艙去，但盧斯卻提議我們再喝一杯威士忌，於是我們到尾艙酒吧，舒舒服服坐下來，品嚐香醇的美酒。

盧斯呷了一口酒，說道：「羅吉士先生，我相信大約一年前，你是在一艘叫『北方收割者』的捕鯨船上工作，我說得對吧？」

「對啊！」我感到奇怪，他怎麼竟對我的行業這般了解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「我還知道，你是捕鯨船隊的總領隊，對吧？」他更進一步問道。

「一點不錯，我負責指揮船隊的活動。」

這時，盧斯俯過身來，專心致意地直望着我，問道：「那麼，你還記得在『北方收割者』號上，有一個叫盧唐納的年輕人嗎？」

「記得，」我說，「是有這麼一個小伙子。」他們聽了這話，又悄悄交換了一下眼色。

「羅吉士先生，」盧斯鄭重其事地說過：「我十分希望你能把盧唐納失蹤的事，詳細告訴我，可以嗎？」

我把酒杯往桌上一擱。「很抱歉，辦不到。」

聽見我斷然拒絕，盧斯把眼睛眯成條縫，像在忍受着一種痛苦似的。

「我這樣請求你，並非出於無聊的好奇，我是有特別理由需要知道的。」

他這樣請求，可真把我難住了。關於小盧失蹤的事，乃是我們捕鯨公司一宗隱秘，再加上他是偷了公司的直昇飛機走掉的，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跟局外人研究討論它。

我慢吞吞地說：「你這要求使我頗爲難，因爲盧唐納一年前已神祕死亡，現在骨灰已冷，還提它作什麼呢，談也是多餘的。」

盧斯痛苦得又眯起雙眼了，他沉痛地說：「盧唐納是我的親生兒子啊！」

他這話像當胸打了我一掌似的，我明白了，爲什麼他驟一看來使我覺得面善，特別是

他們跟人談話時總是直勾勾地望着人的表情，真是相像極了，爲什麼我這麼不敏感，竟想不起來呢？我說：「我真難過，」這也是我真心話。

盧斯向我俯過身來，堅定地說：「我這次辭去原來的職務，專程到加拿大來，目的就是要找出我兒子的真情實況，我知道這是不容易辦到的，我已經碰到過不少困難……請別打岔，我需要的並不是安慰，而是真情實況，我認爲你可以給我幫忙。」他期望地看着我。

我沉默了好一陣，真不知如何回答他好，就假裝給煙斗裝煙絲，拖延了好一會兒，過了幾分鐘，我還是下不了決心，最後我說：「這樣吧，你先把已知的情況講出來，我再盡我所知的補充着告訴你們了。」

盧斯望了蘇教授一眼，又對我說：「你是我在調查我兒子過程中，第一個不守口如瓶的人，我很感謝你。去年十月，我接到一封電報，你看看吧！」

他從衣兜裏掏出一封電報，遞給我看。

這封電報是我們的捕鯨公司拍發的，內容很簡單，總共只有下面這麼幾句話：

「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。盧斯先生我們非常遺憾通知你，你的兒子盧唐納已失蹤，相信已經身亡，詳細信件及遺物，當隨即用郵政寄上，請查收。健占公司。」

我讀完了這封叫人心碎的電報後，把它交還給盧斯，我的手不由得發起抖來。

盧斯把電報放回口袋，嘆了口氣，又接着說下去：

「我當時接到這電報，真傷心透了。我老婆在戰時就已經去世，唐納是我的獨生兒子。我們父子間互相愛得很深，很深。最初，我簡直無法相信這封電報是真的，怎麼一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突然之間會死掉了？電報上只是說『失蹤』，『相信已經身亡』，你明白，這還留着一點兒痛苦的希望。我等待那封捕鯨公司的詳細信件，我想像它會詳盡地把死亡或失蹤的原因和細節告訴我的。可是，信來了，卻使我大失所望，它只簡簡單單地說我兒子死了，由於屍體沒有找到，故此說『相信已經身亡』，還說遺物已付郵寄出。

「我現在想知道的，是真情實況，這件意外是怎樣發生的，到底是出了什麼事呢，為什麼捕鯨公司故作神祕，不把真相告訴我呢？『相信已經死亡』，這是戰時的術語。可現在並非戰時啊！我是他的父親，可以說是他唯一的親人了，我是有權知道事實的真相的。

「我去過信，可是捕鯨公司的答覆令人失望，每次回信總是那麼一句：『細節詳情，無可奉告』，這不對頭啊！我會到紐約的總公司查問，他們也是支吾以對，我認為捕鯨公司好像有難言之隱，對於我兒子的死因，是隱瞞了些什麼東西的。他們還對我說過，我兒子是直昇機駕駛員，是在一場風暴中飛機失事喪生的。這聽起來好像蠻有理由似的，可是

他們忘了我本身就是一個船長，我對這樣的答覆十分懷疑，因為我查核過在那一段時間內，捕鯨海區內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風暴，大海平靜得像內陸湖一樣，天氣也很晴朗，所以我深信公司有關方面一定隱瞞着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。

「我並沒有就此罷手，就開始到處打聽，下決心要把事情搞個一清二楚才罷休，我不論是寫信還是拜訪有關的人，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，我兒子是怎樣死掉的。沒有一個人能夠肯定地證明他真的死掉。我所找出的唯一真相，只不過是他失蹤罷了。所以，這一次，我不顧一切，辭掉了船長的職務，來到加拿大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再加上一句：「要是我一日沒搞清我兒子到底出了什麼事，我決不回去！」

我一直都在很專心注意地聽着盧斯船長所講的話，他所講的確實非常使人感動，但是，我還是有有一種感覺，認為他並沒有把真情實況全部告訴我，他也保留着某些隱秘。我也覺得奇怪，蘇默維是加拿大著名學府的教授，又怎麼插進這件事情裏來呢？蘇教授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似的，他心平氣和地說：

「你覺得我也跟着老盧一塊來調查，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吧？說說也無妨，我和他是老朋友，而且，我是唐納的乾爹。」

「教授，你爲了幫助盧船長尋找兒子，也辭掉了大學中的教職嗎？」

大概我問得太無稽了吧！蘇教授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根本用不着辭職的，我在麥基爾大學任教，每教上七年，就有一年休假，我這正在渡假嘛。」

我細心地考慮了一陣，然後對盧斯說：

「難道你不認為捕鯨公司不把真相告訴你，完全是出於一片好心？」

「但遲早我都會弄清真相的。」

「假如弄清真相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你還堅持要弄清嗎？」

盧斯船長點了點頭。說：「我能夠面對任何痛苦，痛苦總比莫名其妙好些。」

「好吧，」我慢慢地說，「我把真相告訴你吧，我會盡我所知，原原本本地講給你們聽。他是我們『北方收割者』號的直昇機駕駛員，去年十月他按常規起飛去偵察鯨魚，本來他應向南方鯨魚出沒的地區飛去，但他卻向西北飛去。他的直昇機沒有毛病，但他沒有拐彎回頭，而是筆直向西北飛去，他的無線電通話機也沒事，但他不回答我們的呼號，他往西北飛走，從此就失蹤了。兩件事可以肯定的：第一，整件事是早有預謀的，換句話說，你兒子偷走了直昇飛機；第二，他肯定沒命了，他飛去的方向，是沒有居民的、三百萬平方英里的冰天雪地，甚至在地圖上都沒有標誌的。對不起，我只好說實話了。」

盧船長聽了我指出他兒子偷走直昇飛機卻不以爲怪，相反卻提出了一個我最不願回答

的問題來問我：

「那我要請教，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呢？」

我一時間不知如何答覆盧船長的問題，就支吾地說：「各有各的看法了。」

「那麼你的看法又是怎樣的？」

我沒有立即回答，站起身來，走到艙窗去，把煙斗裏的煙灰敲落大海去。我內心在激烈地鬥爭，到底該不該講出真相來呢？

當紅色發光的煙燼落入大海時，我下定了決心，錯也好對也好，我不再保留了。於是我回到他們身邊，說道：

「我想，你的兒子是去尋找鯨魚的墳場。」

「什麼！鯨魚的墳場？」盧船長大聲地說，「這地方在哪兒呢？」

我說：「喂，這事我不想在這酒吧間裏談，即使是沒有別的客人，總還有酒保，這事不便在這兒談的。」

盧斯驚訝地望了望我，然後說：

「羅吉士先生，我兒子失蹤的每一件事，都似乎充滿了神祕，好像什麼高度機密似的。好吧，如果你方便，可否請到我的艙房去談談呢？在私人房間裏，總可以把鯨魚墳場

是什麼回事告訴我們了吧？」

行，我同意了，當然，我是可以拒絕的，但既然我已決定告訴他，那就爲人爲到底，把所知道的抖出來。

盧斯的艙房是全船最漂亮的一間，那是過去公司董事長到漁區考察業務時，特地將兩間房併成一間，在房中有床鋪，還有一套沙發，組成了一個會客室，牆邊還設有電壁爐，我們就圍坐在電壁爐旁取暖，要知道這時節海上夜裏是相當寒冷的呢。

坐好後，盧船長又追問了：「現在你可以把什麼鯨魚墳場講給我們聽了吧？我兒子爲什麼要去尋找它呢？」

我把手伸向壁爐取暖，然後說：

「這是一個古怪的故事，但在我開始講以前，我要你們發誓，決不把這事亂講出去，你們得答應我，沒有得到我同意，決不可把這事的任何細節，講給任何一個人聽，你們能夠同意我這條件嗎？」

盧船長和蘇教授都點了頭。

於是，我把背往沙發一靠，開始講述有關鯨魚墳場的傳說給他們聽。

二 鯨墳島的傳說

「好吧，說來話長，你們都知道捕鯨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，但對於這種在海上生存的哺乳動物，人類還認識得很不夠，比方牠們喝不喝海水？如何配偶？死時又怎樣？對於最後一點，人們以為牠們跟象是一樣的，你明白，在大海上至今還未曾發現過一條自然死亡，也即是說病死老死的鯨魚。因此有關鯨和象這兩種動物，人們都相信牠們有自己的特殊墳場，象要死的時候，就走進森林深處的某個地方，那就是象墳，這點已經得到證實了。所以不少獵人為了找到象墳，跟着受重傷的垂死的野象，深入從未有人到過的原始森林，結果獲得大批象牙象骨。至於鯨，人們相信牠們一定有某些鯨墳，是在某些至今還未為人發現的島嶼岸邊。在古老的捕鯨人當中，對這種傳說是很廣泛地相信的，還組織過專門的探險隊去找尋鯨墳，不過從來沒有發現過罷了。於是，這種傳說慢慢被人當作無稽之談了。

「大約在七、八十年前，有人通過白令海峽進入北冰洋，在麥肯茲河口發現當地的愛斯基摩人也有着關於鯨墳的傳說。我想不必細述這些傳說了，大致是這樣的，根據愛斯基

摩的民間故事說，幾千年前鯨族犯下了特別嚴重的罪惡，大概是吃了別的動物的嬰兒吧？總之一句，諸神懲罰了鯨族，自此以後，鯨在生之日，牠們的口被封了起來，這大概是鯨口後有鯨鬚的攔柵吧？在鯨死後，就被打入地獄，不准上天堂，因此愛斯基摩人說鯨由地下水將牠們帶進地獄去，當一條鯨魚老了，就到一個特殊的墳場「地獄之口」去，等牠死後，就飄流進地獄。

「行啊，那找到這些鯨墳不就解決問題了？可是說來容易做來難，沒有一個愛斯基摩人知道『地獄之口』在何處，就是他們知道，也迷信不肯講給人知道的。自然，這七、八十年來會有過好多支探險隊去尋找過『地獄之口』，但誰也沒有找到過，有一隊完全失去了蹤影，另一隊給冰雪封鎖，給餓死掉，這些慘劇使找尋鯨墳的熱潮冷了下來，年月飛逝，北冰洋越來越多地區被人們探險發現，也沒發現過鯨墳，於是人們就把這一切當作無稽之談了。這些年來，差不多每一個捕鯨的人都知道鯨墳的傳說，但沒有一個人相信那會是真的，沒有什麼根據嘛，沒有人相信，只除了你的兒子盧唐納。」

他們一直都在專心聽我講，教授還用演記把我的話記了下來，盧船長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問道：「爲什麼我兒子相信呢？他掌握了什麼根據嗎？」

我說：「要是我知道就好了！要是我能回答你這問題，我也不會坐在這兒了。我自己

也想找到鯨墳呢！還是把你兒子失蹤前所發生的事告訴你們吧，這些事肯定是導致他失蹤的原因。雖然，這很像一個沒有了謎底的謎語，但我會盡量詳細地告訴你們。

「回想起來，我想這一切全是在那一次行雷閃電的大風雨開始的，當時我們的捕鯨船就在巴芬灣，小盧駕直昇機作循例偵察，但黑雲突然襲來，雷電交加，情況很不妙，小盧遇到了困難，最後迫降在索馬島我們公司的一個通訊站附近，他在那兒呆了將近一個禮拜，修理直昇飛機，等雷雨過去。在他呆在索馬島上的這段時間，準是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了，等到他飛回『北方收割者』號後，他整個人變了。

「我說他變了，真是，他跟過去完全兩樣，本來愛鬧愛玩，現在變得沉默寡言，原來對工作很熱衷的，現在卻一有空就躲起來，原來對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十分注意，卻變得不能修邊幅，什麼也不感興趣了。我們會設法要他講出個所以然來，要他告訴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，但即使是我，最了解他的，也無能為力。」盧斯對這句話點了點頭，表示明白。

「我知道他有一些隱秘，不願與人分享，而當時正是捕鯨季節最忙的時候，我們在捕鯨船上，每天得幹十四個小時的活，大家都又忙又累，一有時間，就爭取睡上一覺，那有時間去關心這神秘兮兮的直昇機駕駛員呢？因此，既然他不想告訴別人，我們也就不再花時間去追問他了。